公共知识空间与公共文化空间的融合*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融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探索

■ 杨琳[1,2] 郭加美[2] 曲云鹏[1] 任鹏[1] 赵耀[1] 于文博[1] 张昊云[3]
[1]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北京 100190 [2] 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系 北京 100190
[3] 百度时代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 100190

摘 要：[目的/意义]图书馆作为重要的公共知识空间和公共文化空间，创新服务模式、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责无旁贷，同时也是对国际图书馆发展趋势的积极顺应。[方法/过程]总结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通过设立院史馆促进公共知识空间与公共文化空间有机融合的实践经验，探索提出融合策略与服务模式。[结果/结论]图书馆基于空间融合，完善公共文化服务功能的重点在于：①兼顾"内融合"与"外融合"策略，提升图书馆的社会参与职能；②完善关联集成研究，实现资源、服务、推广等全方位融合；③基于空间融合，完善图书馆教育职能，构建终身教育基地；④融入国家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建设，塑造基于大数据的文化服务新模式；⑤完善移动端服务，提升基于场景的智慧文化服务；⑥促进多元交流合作，推动文化服务资源共享；⑦完善融合模式及共享机制的研究，实现基于资源合理分权分域的共建共享、合理使用以及数据安全。

关键词：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图书馆 公共知识空间 公共文化空间
分类号：G252.7
DOI：10.13266/j.issn.0252－3116.2020.24.005

2020 年 10 月 29 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发展指导方针和主要目标之一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更加健全[1]。此前于 2016 年 12 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规定"公共文化服务，是指由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以满足公民基本文化需求为主要目的而提供的公共文化设施、文化产品、文化活动以及其他相关服务"，"公共文化设施是指用于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建筑物、场地和设备，主要包括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站）、美术馆、科技馆、纪念馆、体育场馆、工人文化宫、青少年宫、妇女儿童活动中心、老年人活动中心、乡镇（街道）和村（社区）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农家（职工）书屋、公共阅报栏（屏）、广播电视播出传输覆盖设施、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点等。"[2]

图书馆作为重要的公共文化设施，创新服务模式，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责无旁贷，同时也是对国际图书馆发展趋势的积极顺应。《国际图联 2019－2024 战略报告》指出，国际图联将着重发展以下 4 个战略方向：扩大图书馆界的国际声音；激发和提高专业实践能力；增强图书馆界的团结和力量；最大程度地优化组织[3]。四大战略的提出，将促进图书馆更好地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发挥作用，成为信息、教育、研究、文化和社会参与的主要提供者，让图书馆成为政治、经济和社会变迁的主要参与者[4]。

1 公共知识空间与公共文化空间的融合：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图书馆价值所在

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研究发端于新世纪，2005

* 本文系中国科学院项目"科学传播特色数据资源整合机制及关联服务模式创新研究"（项目编号：E0290605）和"中国科学院形象资源库建设"（项目编号：E0290603）和"院史馆专项经费"（项目编号：1106000002）研究成果之一，受"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成立七十周年主题论坛与纪念文集出版"项目资助出版。
作者简介：杨琳（ORCID：0000－0002－6633－5925），院史馆主任，研究馆员，博士，E-mail：yangl@mail.las.ac.cn；郭加美（ORCID：0000－0003－4848－6663），硕士研究生；曲云鹏（ORCID：0000－0002－1611－0904），副研究馆员，博士；任鹏（ORCID：0000－0002－4108－0655），馆员，硕士；赵耀（ORCID：0000－0002－4122－7223），馆员，硕士；于文博（ORCID：0000－0003－1780－7508），馆员，硕士；张昊云（ORCID：0000－0001－9662－1730），PM 产品经理，硕士。
收稿日期：2020－11－05 修回日期：2020－12－17 本文起止页码：39－47 本文责任编辑：易飞

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逐步形成覆盖全社会的比较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为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元年"。此后的 2007 年 6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2011 年 10 月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2013 年 11 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分别就目标任务、基本原则、内容框架和战略任务等方面进行规划设计。在此基础上,2015 年 1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对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和均等化、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作了细化安排。2015 年 1 月 14 日,国务院审议通过《博物馆条例》。2016 年 12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2017 年 11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5-6]。

结合顶层设计的全面部署,专家学者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图书馆的发展问题展开了诸多研究,探讨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构中的图书馆发展走向:应基于新公共服务理念完善政策与法规建设;突出公益性服务,正确处理公益性与有偿服务的关系问题;加强行业与联盟机制建设,提升公共服务社会化等[7];指出公共图书馆应提升服务效能、以社会化增强发展动力、以数字服务平台建设为抓手推动科技融合发展、创新思路、加大力度、完善保障等[8]。

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功能的落实需要依托服务场域,即图书馆空间。伴随着对图书馆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整体发展战略的探讨,借鉴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Public Sphere),阿伦特对公共领域所设定的三个标准(公共领域应能够被所有人获取;能够被所有人使用;能够(形成集体的历史记忆从而)超越一代)[9],以及马丹尼波尔提出的公共空间就是由公共机构提供的、对全体大众开放和服务并被社会所有成员共享和使用的城市空间[10]等研究成果,学者们对图书馆作为公共空间的价值属性的研究也逐步走向深入。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两个层面:

(1)图书馆是公共知识空间的重要形式。公共知识空间就是物理空间与虚拟空间的结合,是知识资源汇聚与传播的场所,是人们可以自由交流互动的公共平台[11]。公共知识空间的基本特征是汇聚显性知识、是独立"公器"、具备开放"场域"、具备启蒙、重塑社会个体和催生公共知识分子群体的能力等。图书馆承担了公共空间的永久记忆功能,图书馆在公共知识空间里呈现出自身特质:图书馆本质是知识集合,其集合方式依据的是平等自由原则。图书馆是人类思想、知识精华的筛选器和长期保护地;图书馆在公共知识空间里开放度最大,给人提供了终身教育、终生学习的不竭机会。因此,图书馆是公共知识空间的一种不可替代的重要形式[12]。

(2)图书馆具备公共文化空间的重要价值。公共文化空间是由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所构筑的包括公共文化设施、场所和文化活动在内的物理场域,是城市或者农村居民公共文化生活的重要载体[13]。文化空间是在文化理论视角下观察城市的一种尺度,体现了学者们对文化空间与城市发展的再认识。具象地讲,"文化空间"指各类公共文化生活涉及到的场所,如博物馆、图书馆、艺术画廊、影剧院、音乐厅和文化广场等[14]。图书馆是具备文化展示和传播交流功能的场馆、具有深厚历史文化积淀的社会生活场所、具有特殊的文化价值并代表现代城市风貌的公共场所,因此在作为"工具"的图书馆面临严峻挑战的前提下,公共文化空间是新的社会环境下图书馆的价值理性,并且呈现无限生机[15]。

除上述理论研究成果之外,学者们还分析了国内外的相关实践进展。对新时代图书馆空间再造的榜样——芬兰新赫尔辛基 Oddi 中央图书馆进行全面分析,梳理其作为交流中心、学习中心、知识中心和文化中心融合的典范,在服务城市创新、提升城市品格、助力人的全面发展方面的实践经验和模式特点[16-18]。同时从空间布局设计、空间服务内容优化以及推动阅读联盟建设等具体举措等方面对国家图书馆、省、市公共图书馆的公共文化服务实践探索进行了案例分析[19-21]。

综上所述,实现公共知识空间与公共文化空间的有机融合,是新时期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图书馆的价值所在,也是图书馆更好地融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有效路径。

2 公共知识空间与公共文化空间的融合策略与服务模式

2.1 公共知识空间与公共文化空间的融合策略

2.1.1 "外融合"策略

"外融合"策略的特点是图书馆寻求多途径联合政府、企业、社区等其他机构和组以及个人,共同开展公共文化服务,通过"图书馆与博物馆联动""图书馆与学校联动""图书馆与社区联动""图书馆与旅游联动"等形式,实现资金、资源、宣传、人才、机制等多元合作,进而推动公共文化服务融合建设,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效能(见图 1)。如杭州图书馆"阅读疗愈"项目,杭

州图书馆作为信息收集及服务的主平台和主阵地，利用文献资源为用户提供相应文献材料；12 355 青少年服务台则承担人力资源培训和组织相关方面，借助丰富的心理学人力资源，组建心理治疗专业队伍；浙江省心理学会作为本项目的第三方专业性评估机构，全程跟踪"阅读疗愈"活动过程，从心理学的角度，独立客观地提供专业化评估。该活动每年服务群体上百人，获得了《图书馆报》和当地主流媒体的连续报道，获得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的关注[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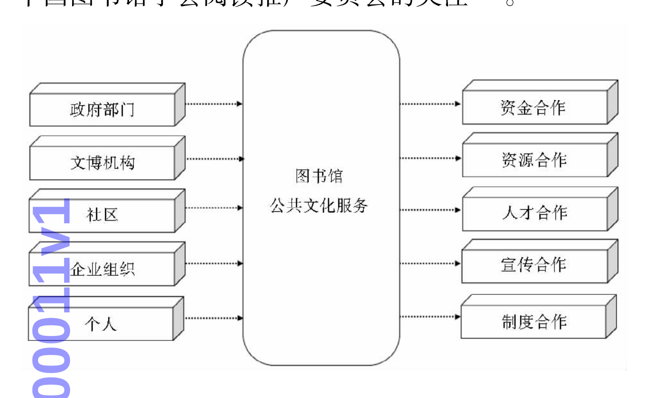


图 1　公共知识空间与公共文化空间的外融合策略

2.1.2　"内融合"策略

"内融合"策略的特点是在公共图书馆空间内设置其他功能区域或者场馆，提供传统图书馆功能之外的公共文化服务（见图 2），"馆中馆"模式是该策略的典型代表，这种模式根源于主题图书馆理念，即以围绕某一主题进行资源建设并开展服务为主要特征，通常集中有关一个主题的各种载体的资源，在图书馆建设和服务中体现主题元素。主题图书馆的出现是新时期图书馆事业不断创新发展，其功能从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需求提升到满足社会公众高品质的文化需求的体现[23]。例如国家图书馆在总馆南区设立了"国家典籍博物馆"，依托国家图书馆宏富馆藏，以展示中国典籍、弘扬中华文化为宗旨，是国家图书馆社会教育职能的新拓展[24]。又如杭州图书馆利用地下展厅建设电影图书馆，采取了与中国电影资料馆等机构开展合作交流的方式，将电影图书馆作为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和中国电影资料馆的杭州数字影像馆[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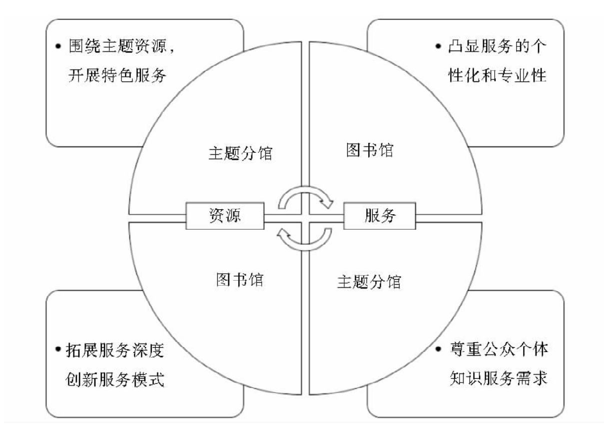


图 2　公共知识空间与公共文化空间的内融合策略

2.2　基于公共知识空间与公共文化空间融合的双向循环服务模式

吴建中认为，传统图书馆的重心在收藏，是 outside-in，即由外而内集聚资源；现在信息爆炸、成本下降，而且机构内部以及读者本身也在大量生产信息，要 inside-out，即由内而外拓展信息，让机构内读者的信息与外界分享[25]。基于此，扩展得出基于公共知识空间与公共文化空间融合的文献中心公共文化服务双向循环模式，如图 3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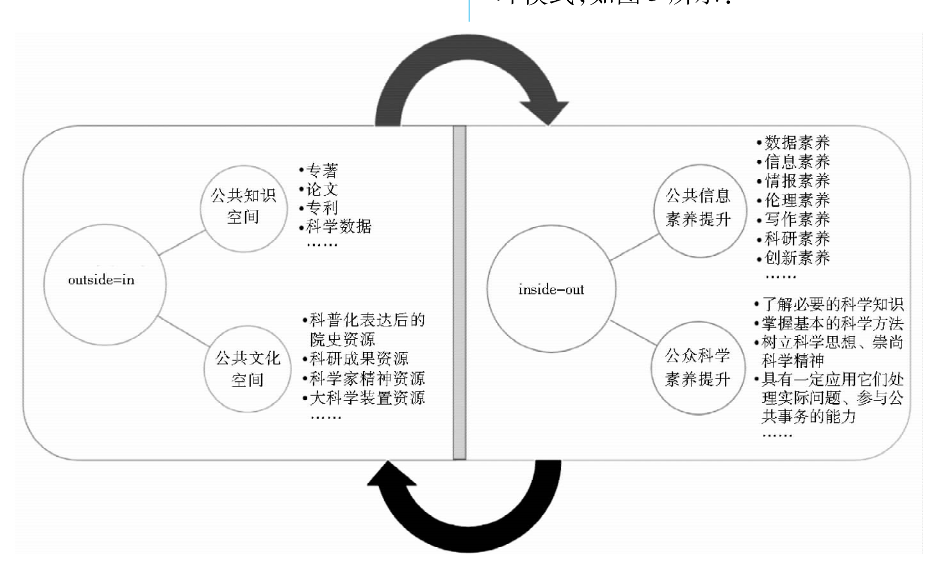


图 3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公共文化服务双向循环模式

循环的一端是“outside-in”融合服务模块，一方面通过图书馆的公共知识空间功能，汇聚专著、论文、科学数据等知识信息，为公众提供知识服务；另一方面通过图书馆的公共文化空间功能，为公众提供科普解读后的机构发展历史、科研成果、科学家精神等资源，为公众提供文化服务。在此过程中，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逐步深入应用，人机交互、共建共享的特色会日益突出并逐渐成为主流。

循环的另一端是“inside-out”融合效能模块，体现出图书馆赋能用户的服务效果。一方面通过公共知识空间的服务，公众信息素养（包括数据素养、情报素养、伦理素养、写作素养、科研素养、创新素养等方面）得以提升，并促进信息素养与特定需求、任务、场景（称之为“情境”，context）的契合[26]；另一方面通过公共文化空间服务，公众的科学素养也得以提升，主要体现在了解必要的科技知识，掌握基本的科学方法，树立科学思想、崇尚科学精神，并具有一定应用它们处理实际问题、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27]。

3　基于知识空间与文化空间融合的文献中心公共文化服务实践探索

文献中心所属的中国科学院是我国国立科研机构之一，国立科研机构主要指由国家建立并提供资助的研究机构，包括国家大型综合性科研机构、联邦或中央政府部门所属的科研院所或联邦（国家）实验室等[28]。其特点是由国家出资筹建，属国家所有，行政上独立存在，经济上独立核算，经费大部分来自国家预算拨款、国家科技基金等。国立科研机构承担的主要科研任务应有：与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相关的战略性重大科技问题研究；企业、高等院校和其他社会组织感到耗资大、风险高，不愿开展或无力开展的基础科学和技术科学、某些高技术、竞争前技术和共用技术的研究；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社会公共、公益领域的科技研究，如医学、农学等；政府履行职责所需的技术监督、计量标准、质量检测、环境保护等方面的科研[29]。国立科研机构所拥有的学科领域顶级专家、各类科学研究装置、科学研究数据、科学专利发明等构成了独具特色的科学文化传播资源，在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大有所为。

文献中心作为国立科研机构图书馆，一直积极汇聚多方特色科学文化资源，融入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通过制定《院文献情报系统“十三五”规划暨文献情报中心定位调整方案》，明确了文献情报中心新时期的定位是迎接全球开放科学研究的挑战，面向国家创新驱动发展需求，以院“率先行动”计划要求为导向，围绕知识资源的收集、组织、加工、服务、保存和传播发展主线，业务上发展知识服务，空间上拓展文化功能，开展文献资源保障与服务、知识产品研发与服务、智慧知识应用环境建设、科学文化交流与传播、科技期刊管理与创新，建设科技知识基础设施，统筹全院文献情报系统协调发展，成为国际一流、国内领先的国家科技知识服务中心。

结合定位调整方案，中国科学院于 2016 年 7 月在文献情报中心设立院史馆，并确定其发展定位是“院史文化的展示基地、院史院情的研究基地、院情国情的教育基地、科学精神与文化的传播基地”，进而为文献中心推进公共知识空间与公共文化空间的有机融合提供了顶层指导。在此基础上文献中心采取“馆中馆”模式，立足于科学文化特色资源，结合新时期图书馆转型发展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制定了院史馆发展战略，指导实践推进。关于图书馆转型，吴建中认为即将进入第三代图书馆时代，与第一代图书馆以藏书为中心、第二代图书馆突出开放借阅相比，其主要特征是以人为本，注重人的需求、可接近性、开放性、生态环境和资源融合，并致力于促进知识流通、创新交流环境、注重多元素养和激发社群活力[30]。初景利等认为，智慧图书馆是智能技术、智慧馆员和图书馆业务与管理三方相互作用、相互融合的结果，在物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的驱动下，图书馆必然将从物理图书馆、数字图书馆走向智慧图书馆[31]。柯平认为，后知识服务时代图书馆转型由空间、资源、服务、管理四大要素构成[32]。借鉴以上专业观点，文献中心凝练出院史馆发展战略（见图 4），注重文化空间与知识空间的融合，注重对开放交流功能的实现，注重以智慧博物馆模式汇聚国立科研机构特色科学文化传播服务资源，纳入智慧图书馆变革。

3.1　创新内容建设（outside-in）：从汇聚文献资源到汇聚文化资源

为了实现“outside-in”融合服务，文献中心不断创新内容建设，通过多种途径汇聚院内外科技史、院史、科研成果、科学家、科学事件、科学精神、科学文化等特色文化主题内容资源，与文献中心已有相关专著、论文、报告、专利等纸质和数字文献资源一起，不断提升满足公众有关中国科学院发展历史和科学文化的主题知识服务需求的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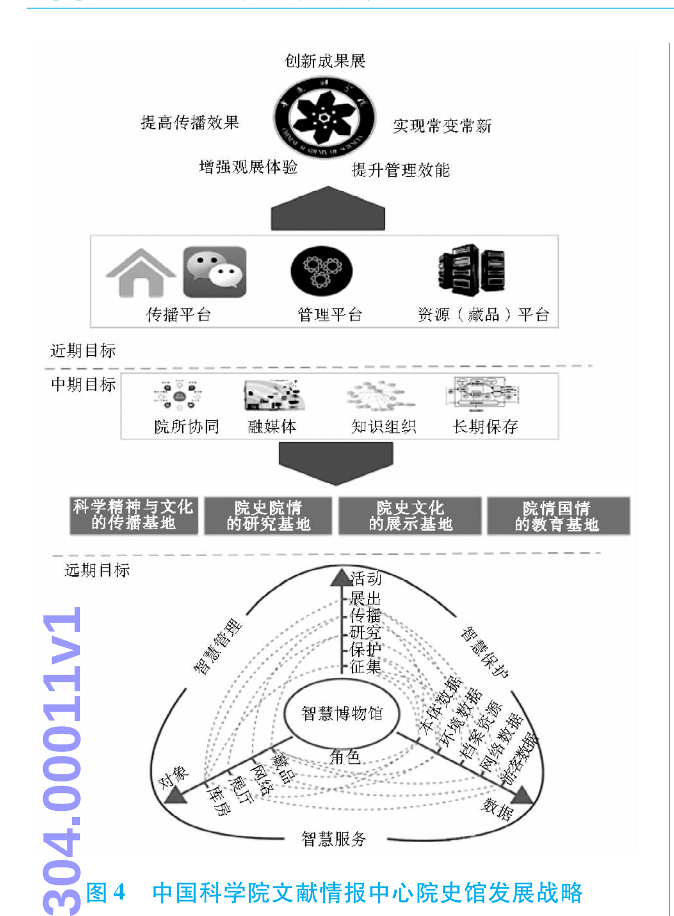


图4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院史馆发展战略

3.1.1 通过办展汇聚院史特色文化资源

文献中心院史馆设有两个常设展区,先后承担了“率先行动 砥砺奋进——中国科学院‘率先行动’计划创新成果展”“科技报国七十载 创新支撑强国梦——中国科学院创新成果展”等院级整体展览以及“地球大数据原型系统演示环境”等重点专项展览的设计布展工作,获得多位国家领导人、部委领导以及各方面社会公众的充分肯定。此外,还协助院主管单位承办“伟大历程 辉煌成就——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型成就展”“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砥砺奋进的五年大型成就展”等国家级展览局部展区的设计布展工作,累计惠及数百万公众,广受好评。

在实施过程中,团队结合图书馆的信息积累及信息发现专长,发挥成果跟踪等院史研究积累,积极与院主管业务局、院属研究所建立协同合作机制,协助脚本起草,同时汇聚了大量与中国科学院发展历史、科学技术跨越发展、国家创新人才高地建设、国家高水平科技智库建设、国际一流科研机构建设等方面的文献、图片、手稿、音视频等特色文化资源,为拓展公共文化服务奠定了一定的院史文化和科学文化资源基础。

3.1.2 通过项目汇聚院整体形象文化资源

受院主管局委托,文献中心具体实施“中国科学院形象资源库建设”,系统展示中国科学院“国家队、火车头、先行者、思想库和大学校”的整体社会形象定位,为创新发展公共文化服务提供基础性数据支撑。

文献中心发挥在特色资源发现和知识组织方面的经验积累,一方面持续发挥文献中心数据发现和规范集成优势,不断发现和汇聚服务形象资源体系建设的公开出版和开放获取数据资源,完善形象资源知识图谱建设,提升中国科学院形象资源库规模效应和质量效果;另一方面依托专项牵引积极协同试点单位共建特色形象资源数据体系,覆盖形象资源全生命周期,构建起从资源获取,资源管理到内容生产与发布的全流程,并结合院所协同机制实现流程的模块化、任务化管理。同时,全面监督、评估形象资源传播效果,实现资源利用闭环。最终,为建成中国科学院形象资源网络体系提供机制、资源和服务保障。

3.2 创新服务空间设计(inside-out):从传统馆舍空间到公共文化空间

图书馆实现“inside-out”融合效能,需要借助相应的公共文化空间,使社会公众通过由图书馆提供的展览、论坛、科学体验等文化活动以及对应的专著、专利、科学数据等文献资源,感受到复合资源体系所承载的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文化、科学精神等信息,进而实现自身信息素养和科学素养的提升。

基于上述功能需求目标,根据中国科学院相关部署,文献中心将原二层阅览区、办公区改造成为院史馆展览空间,通过“馆中馆”模式探索拓展公共文化空间建设,将传统馆舍空间改造发展成为科学文化展示空间。结合场地现状,通过设计、技术和材料创新,奠定科学博物馆基础,提升公众文化观感体验。通过多种传播方式,系统展示中国科学院为我国科技进步、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做出的重大历史贡献、重要创新成果和改革发展成就,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3.2.1 营造“消失的天际线”,扩大观众“心理空间”

在我国相关行业标准中,博物馆陈列厅净高以4.5-5.5米为宜[33]。科技馆展厅净高一层宜为4.5-6.0米,二层以上宜为4.0-5.0米[34],而文献中心的馆舍层高净高为一般为3.8-4.2米。为了克服层高较低等问题,在不增加大负荷用电量的前提下,在靠墙侧

运用凹槽新型节能 6 000K(色温)双灯带设计,提升场馆明亮度,给观众造成天花板向上延伸的视觉错觉,营造"消失的天际线",扩大观众"心理空间",同时在院史区域设计蓝天白云顶棚定制格栅,整体扩大空间感。

3.2.2 通过"嵌入式"布展,营造交错空间,提升视觉空间感

在保证建设安全标准的前提下,在实体展墙上运用"嵌入式"布展模式,将体积较大的模型凹凸错落、交错排布,实现增加展示内容,但通道宽度、展陈空间有效扩大、提升视觉舒朗效果。

3.2.3 运用新型超薄全铝材料,实现轻薄展示效果

在成本可控的前提下,运用新型超薄全铝材料制作展板,结合激光刻制技术,突破传统压缩板材局限,实现多展示文字图片内容及异形组合展示,提升展示效果。

3.2.4 实体场馆创新集成智能展示技术,实现动态大容量沉浸式展览

展厅在国内首次设计实施"镜面 LED"技术,通过双侧屏幕内容的交互展示,营造立体展示空间,实现主题背景与科研成果内容的有机融合,同时在展馆合理运用 VR 和 AR 技术、全景展览等现代虚拟技术和信息技术,积极提升沉浸式展览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人机交互、物物交互,在人数交互、数物交互等方面尝试突破,不断加深公众对中国科学院发展历史、科研成果内涵、科学家精神和科学文化的理解,为公众体验科学文化提供了多种形式的场景。

3.3 创新服务设计:从资源服务到场景服务

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双向循环模式的核心在于两个层面,一是形成资源集成能力,不断开拓对外部资源的获取渠道,并通过科学的汇聚和整合,构建起不同来源、不同类型的资源关联服务机制;二是拓展服务场景,推动图书馆泛在用户的综合素养不断提升,进而为图书馆带来更优质的用户群和信息源。文献中心通过探索构建资源关联服务机制和新媒体传播平台,不断创新服务设计,实现从资源服务到场景服务的完善发展,最终实现融合服务(outside-in)和融合效能(inside-out)的良性双向循环。

3.3.1 探索构建科学传播特色数据资源整合机制,创新关联服务模式

多渠道来源数据汇聚之后,如何实现有效整合集成服务是关键。院史馆通过承担中心科研课题,探索通过知识组织技术建立科学文化特色资源与中心特色文献资源等多源数据的语义关联,以实现科学传播特色资源的语义化和有针对性服务的关联化。通过构建科学有效的资源组织平台链接分散的科学传播资源,并实现集中保存与集中管理。探索实现基于特色科学传播资源数据的关联和发现服务,利用知识组织技术和数据挖掘技术,对科学传播特色资源进行多层描述,利用关联数据对发布数据进行描述,实现特色资源的有效组织与服务。探索建立科学传播数据资源人名、机构名、地名等规范词表,梳理不同类型资源的元数据框架,结合科学传播资源的关联特征,研发科学传播数据资源知识本体及知识图谱,以满足领域用户从科学传播信息资源到知识数据的综合应用需求,逐步提升特色科学传播资源体系服务平台的外延功能。同时,在后续发展规划中,明确以建设智慧博物馆为目标,通过集成平台和机制,将关联服务嵌入到线下和线上公共文化服务之中,进一步完善对公众信息素养提升和科学素养提升的服务保障能力。

3.3.2 探索构建新媒体及数字院史馆传播平台,积极拓展服务场景

罗伯特·思考博和谢尔·伊斯雷尔在《即将到来的场景时代:移动、传感、数据和未来隐私》中指出,大数据、移动设备、社交媒体、传感器、定位系统是与场景时代息息相关的五大要素[35]。场景传播的关键功能是可以将相应信息针对用户偏好进行有效传播[36]。为满足疫情等情况下公众科学文化需求,一方面积极开发并不断完善"中国科学院创新成果展"等展览网站及 360 度全景展厅,提供线上展览云服务,提升公众线上观展体验,打造"永不落幕的展览";另一方面更加贴近公众需求,不断完善"院史天地"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宣传平台,推送语音导览、全景展厅、参观预约等线上服务,跟踪院史研究、科普知识、科技成果等领域的进展动态,通过受众群体的转发、在看、朋友圈分享等方式互动传播。并依托展览成果,协同研究所,精心设计"云展览 微科普"系列成果延伸解读科普文章、"科学任意门"系列科普视频,让用户基于新媒体服务平台即可连线一线科学家,走进一线实验室,感受科学研究的奥秘、艰辛以及科学家团队的执著探索精神,进一步拓展基于网络的公共文化服务"场景"营造,提升用户的服务体验和传播效果。

3.4　创新服务效能:从对内文化服务均等化到对外文化走出去

我国十分重视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图书馆是公益性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开门办馆"的模式保障我国公民能均衡享有相关服务,包括上文提及的文献中心的文献信息和科普展览、科普讲座、线上服务等。在积极做好对内文化服务均等化的同时,文献中心作为国立科研机构图书馆,也积极提高站位,在院发展规划指导下,探索对外文化走出去的有效路径。

3.4.1　通过组织国内外巡展探索文化走出去

借鉴图书馆在文化服务均等化方面采取的"总分馆"模式,文献中心承办、院史馆具体实施的"中国科学院科技创新年度系列巡展"(以下简称"巡展"),采取"总分站"模式,依托图书馆承办的创新成果展主体内容,立足院地合作的发展大局,不断拓展国内外传播范围:除北京主场总站外,与地方分院合作不断深化,共同策划创新巡展模式,丰富展出内容,提升展览效果,年均在全国各地推出 10 站以上分站巡展,惠及近百万公众,获得多方好评。此外,还受邀到泰国开启首次中国科学院科技创新成果海外巡展,进一步推动了中泰两国科技创新政策、人才和成果的对接,促进重点优先领域项目合作。巡展受邀到香港实现首次独立赴港整体展出,让香港公众及时了解到国家科技创新发展的前沿趋势,体验科技创新带来的新变革,为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进行了很好的科学文化氛围营造,助力我国科技外交和统战事业。拓展了图书馆文化服务阵地的时空范围,较为成功地探索出图书馆参与我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有效路径。

3.4.2　通过参与出版探索文化走出去

根据院前期部署,文献中心院史馆作为实施团队,在多元决策层指导下,与浙江教育出版社联合精心打造"创新报国 70 年"报告文学丛书等科普出版产品。文献中心积极参与选题策划、起草选题遴选标准、推进选题创作、组织审稿流程、协助落实出版,通过项目全流程实施,探索图书馆文化服务与科普出版的有机融合,不断提升文化服务品牌影响。

"创新报国 70 年"报告文学丛书项目是中国科学院与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联合策划实施的大型报告文学作品创作出版项目。项目已入选中宣部《2019 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被列为国家"十三五"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并获得 2019 年度国家出版基金支持。截至 2020 年 12 月,已成功出版 17 种图书。其中,《飞蝗物语》入选由中共中央宣传部指导、中国图书评论学会组织评选的"2019 年度中国好书";《中国天眼 南仁东传》《世界屋脊的光芒》获得"2019 年度中国出版协会 30 本好书"奖;由北京电台配乐连播的《耕海探洋》一书,经国家新闻出版署评审,入选"2020 年全国优秀有声读物工程"。此外,丛书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方面的表现同样亮眼,丛书出版方浙江教育出版集团分别与加拿大皇家柯林斯出版集团、德国德古意特出版集团、罗马尼亚利比瑞斯出版社、阿拉伯科学出版社签署了丛书的英语版、德语版、罗马尼亚语版、阿拉伯语版版权输出协议,有力提升了文化服务的品牌影响,对宣传中国科学院重大创新成就及杰出科技工作者群体做出了独特贡献。

4　结语

虽然文献中心在积极推进公共知识空间与公共文化空间的融合方面进行了一定的前期探索,但是结合社会发展和公众需求的不断变化,后续还应及时跟进对国内外知名博物馆、图书馆协会组织、代表性机构及泛在同行的战略扫描,完善以下研究和实践推进,以期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①兼顾"内融合"与"外融合"策略,通过科学阅读推广等途径,构建基于科学特色专业图书馆的全民阅读范式[37],提升图书馆用户的亲社会行为[38],完善图书馆的社会参与职能;②完善关联集成研究,实现资源、服务、推广等全方位融合;③基于空间融合,完善图书馆教育职能,构建终身教育基地;④融入国家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建设,塑造基于大数据的文化服务新模式;⑤完善移动端服务,提升基于场景的智慧文化服务;⑥促进多元交流合作,推动文化服务资源共享;⑦完善融合模式及共享机制的研究,实现基于资源合理分权分域的共建共享、合理使用以及数据安全。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EB/OL].[2020－10－29]. http://www.xinhuanet.com/mrdx/2020-11/04/c_139489949.htm.

[2] 李国新. 公共文化服务法律保障的历史性突破[N]. 中国文化报,2016－12－28(7).

[3] 国际图联 2019－2024 战略报告.[EB/OL].[2020－09－10]. https://www.ifla.org/files/assets/hq/gb/strategic-plan/ifla-strategy-2019-2024-en.pdf.

[4] 国际图联战略计划 2016－2021.[EB/OL].[2020－09－10].

https://www.ifla.org/files/assets/hq/gb/strategic-plan/2016-2021-zh.pdf.
[5] 李国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视野下的图书馆学[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9,45(6):4-11.
[6] 柯平,宫平,魏艳霞.我国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研究评述[J].国家图书馆学刊,2015,24(2):10-17.
[7] 许建业.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构中的图书馆发展路向——兼论新公共服务理论对图书馆事业改革的启示[J].国家图书馆学刊,2006(3):44-48.
[8] 李国新.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与公共图书馆发展——《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解析[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5,41(3):4-12.
[9] 陈竹,叶珉.什么是真正的公共空间?——西方城市公共空间理论与空间公共性的判定[J].国际城市规划,2009,24(3):44-49,53.
[10] 陈竹,叶珉.西方城市公共空间理论——探索全面的公共空间理念[J].城市规划,2009,33(6):59-65.
[11] 邢卓媛,孙翌,曲建峰.多终端环境下图书馆实体场馆自助服务的设计与实践——以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为例[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6(4):45-51.
[12] 王子舟.公共知识空间与图书馆[J].中国图书馆学报,2006(4):10-16.
[13] 陈波,侯雪言.公共文化空间与文化参与:基于文化场景理论的实证研究[J].湖南社会科学,2017(2):168-174.
[14] 马树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与城市文化空间拓展[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6):58-61.
[15] 肖希明.图书馆作为公共文化空间的价值[J].图书馆论坛,2011,31(6):62-67.
[16] 吴建中,程焕文,戴安娜,等.开放 包容 共享:新时代图书馆空间再造的榜样——芬兰赫尔辛基中央图书馆开馆专家访谈[J].图书馆杂志,2019,38(1):4-12.
[17] 吴建中.从"书的图书馆"到"人的图书馆"——赫尔辛基中央图书馆给予我们的启示[J].国家图书馆学刊,2019,28(5):93-97.
[18] 萨支斌.赫尔辛基 Oodi 中央图书馆空间再造及启示[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20,3:62-67.
[19] 国图获四项公共文化服务最高奖[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9,11:97.
[20] 国图拓展公共文化服务有实招.[EB/OL].[2020-10-16].http://finance.china.com.cn/roll/20150424/3080008.shtml.
[21] 王筱雯,王天泥.公共文化服务视域下公共图书馆空间再造的实践与思考——以辽宁省图书馆新馆为例[J].图书馆,2017,4:40-43,64.
[22] 周宇麟,林燕飞.多元文化活动视角下公共图书馆社会化合作实践探索[J].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19(4):60-64.
[23] 柯平,袁珍珍,张畅.主题图书馆的中国实践[J].图书馆建设,2020(1):8-15.
[24] 国家典籍博物馆介绍.[EB/OL].[2020-11-30].http://www.nlc.cn/nmcb/bwgjj/djbwgjs/.
[25] 吴建中.走向第三代图书馆[J].图书馆杂志,2016,35(6):4-9.
[26] 初景利,刘敬仪,张冬荣,等.从信息素养教育到泛信息素养教育——中国科学院大学 15 年的实践探索[J].图书情报工作,2020,64(6):3-9.
[27] 国务院办公厅.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实施方案(2016-2020 年)(节选)[J].科技导报,2016,34(12):2.
[28] 中国科学院"国家创新体系"课题组.世界主要国家国立科研机构的基本情况[J].世界科技研究与发展,1999(1):3-5.
[29] 顾海兵,王宝艳.中国国立研究机构:问题与出路[J].学术界,2004(3):50-65.
[30] 吴建中.再议图书馆发展的十个热门话题[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7,43(4):4-17.
[31] 初景利,段美珍.智慧图书馆与智慧服务[J].图书馆建设,2018(4):85-90,95.
[32] 柯平,邹金汇.后知识服务时代的图书馆转型[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9,45(1):4-17.
[33] 王宏钧.中国博物馆学基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34] 科学技术馆建设标准.[EB/OL].[2020-10-16].http://www.jskpcg.cn/kpcg.
[35] 斯考伯,伊斯雷尔.即将到来的场景时代[M].赵乾坤,周宝曜,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
[36] 韩筱.社交媒体舆论的虚拟互动场景特征[J].传媒,2020(3):61-63.
[37] 张文彦,卢迪.全民阅读在中国:范式、共同体与变革[J].中国编辑,2020(4):41-46.
[38] 李武,艾鹏亚,周冬.阅读使人更亲社会吗?——一项基于 CGSS 数据的初探[J].中国出版,2020(16):8-14.

作者贡献说明:

杨琳:拟定论文主题及大纲,提出主要思想,起草论文,查找资料,修改、审改定稿;
郭加美:查找资料,参与撰写导语、第 1 部分导语我国公共文化服务政策综述,以及结语部分后续研究和实践推进展望;
曲云鹏:参与撰写第 3 部分院史馆发展战略及 3.3.1 关联服务模式等相关内容;
任鹏:参与撰写 3.1.2 特色文化数据资源汇聚模式等相关内容;
赵耀:参与撰写 3.4.2 通过参与出版探索文化走出去等相关内容;
于文博:参与撰写 3.3.2 探索构建新媒体及数字院史馆传播平台等相关内容;
张昊云:查找资料,参与撰写导语部分国际图联发展策略概述及结语部分后续研究和实践推进展望。

杨琳，郭加美，曲云鹏，等. 公共知识空间与公共文化空间的融合——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融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探索[J]. 图书情报工作,2020,64(24):39－47.

Integration of Public Knowledge Space and Public Cultural Space

——Exploration of National Science Library's Blending into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System

Yang Lin[1,2] Guo Jiamei[2] Qu Yunpeng[1] Ren Peng[1] Zhao Yao[1] Yu Wenbo[1] Zhang Haoyun[3]

[1] National Science Librar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90

[2] Department of Library, Information and Archives Management,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90

[3] Baidu. com Times Technology (Beijing) Co. ,Ltd. , Beijing 100085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As the important public knowledge space and public cultural space, libraries have the responsibility to innovate their service modes, promote their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levels, and adapt to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tendency. [**Method/process**]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integration tactics and innovative cultural service mode, based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useum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History at National Science Library. [**Result/conclusion**] The emphases to improve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are focused on strengthening the participation function of libraries in social construction, stimulating research on linked data, service, and business promotion, developing the educational functions of libraries to form lifelong education bases, integrating into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public digital cultural services to shape a new mode of cultural services based on big data, improving mobile terminal services to provide intelligent cultural services based on contexts, promoting multiple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to promote the sharing of cultural service resources, developing the mechanism of rational use of data and data security.

Keywords: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system library public knowledge space public cultural space